



石越《喜上梅梢》高 15cm 2025 年



石越《美人肩壶》高 13cm 2022 年



石越《秋韵》高 12cm 2025 年



石越《四方桥顶紫砂壶》高 13cm 2025 年



石越《笑口常开壶》高 12cm 2025 年



石越《紫砂凤鸣壶》高 13cm 2025 年



石越《紫砂荷花壶》高 11cm 2025 年



石越《紫砂南瓜壶》高 13cm 2023 年



石越《紫砂牛盖壶》高 13cm 2025 年

(上接 T02 版)

作为身处这三重政策交汇点的教育者,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只是“教一门手艺”,而是处在非遗保护、美育改革与区域文化战略的交汇处。课堂上的一把壶,背后牵连着国家文化政策、行业传承生态与地方文化认同。这种自觉,是我们把紫砂教学从技能训练提升为文化实践的思想起点。

四、高校的回应:从课程到工坊的方法转型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首批参与院校,自 2016 年起已举办 18 期研修班,覆盖 24 个省区市,培训学员 750 人次,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参观考察+讨论交流”的培养模式。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艺术学院致力于构建中国陶瓷艺术现代教学理论体系。这两条路径提示了高校陶瓷教育的基本方向:不是以课堂取代作坊,也不是把作坊搬进课堂,而是在两者之间建立结构性的衔接。

我们所在的学院,地处宜兴——紫砂的原产地,与传承现场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这些年来,我们逐步在教学中推行工坊制:以完整工艺流程为教学单元,从揉泥、成型、修坯到烧成,让学生完整经历“从泥到器”的过程;以实物产出为教学结果,每一门课程都以看得见的器物结束;以过程

性纠偏为教学方法,教师守在工坊里,在学生出错的第一时间予以纠正。

以 2026 年春面向省外高校学生的一次紫砂课程为例。教学周期 11 天,26 名学生从零基础开始,经历了揉泥、围筒、打身筒、镶嘴把、修坯、明针、装窑的全部工序,最终完成了 60 余件作品,并在宜兴的展馆集中展出。课程的最后一窑,是学生自己动手装的——他们把各自的作品放进窑里,等待十几个小时后的开窑结果。那一窑的成败,比任何一次考试都更能让学生理解“窑火”二字的分量。这样的课程设计,正是对师徒制“完整工序、实物产出、过程纠偏”逻辑的课程化再现。

工坊之外,我们把传承现场向社会敞开。依托江苏省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与社会教育游学基地,学院面向中小学生、亲子家庭与社会公众开展紫砂研学体验,近年来累计参与已超过 1000 人次。这种短周期的体验无法造就技艺,却能种下对“手”的敬畏——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一只茶杯里藏着一门 600 年的手艺。面向国际友人的体验课程同样持续开展:留学生将南非的部落图腾织入紫砂绞泥,外国访客在拈花湾的工坊里完成了紫砂杯、公道杯、茶盘的完整制作。跨文化的目光,常常能照见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工艺之美。

近几年,我们也在尝试将人工智能引入教学,用 AI 辅助器型与纹

样的方案生成。实践让我们逐渐认识了技术的边界:AI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多个参考方案,降低创意启动的门槛,却无法替代对泥料特性、明针次数、窑温变化的把握——后者依赖长期的感官经验与身体训练。在我们的教学中,AI 被定位为创意辅助工具而非工艺替代者:方案由 AI 生成,成型与烧制仍必须由手完成。有学生据此完成了“AI+3D 打印”实验壶——器型方案由算法生成,模具由 3D 打印成型,而修坯、明针、烧制等核心工序全部手工完成。技术介入与传统技艺训练并不对立,而可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互补。

工坊制并非对师徒制的简单模仿。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知识的生产关系:师徒制中,知识单向地依附于师傅个人;工坊制中,知识被置于课程与制度之中,可以在不同教师、不同批次学生之间累积、比较、修正。这种“去个人化”恰恰是现代教育制度保存默会知识的方式——它无法把默会知识完全转译为显性知识,但可以为默会知识的习得提供稳定的制度条件。

五、运河与紫砂:一条水路的当代回响

讨论紫砂的高校活态传承,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空间。宜兴紫砂的流通,自古依托水路。丁蜀镇的蠡河,清乾隆时为运输紫砂

陶器与粮食而开凿为运河,北接东氾、南通莲花荡、东入太湖,串联苏浙皖三省,被称为“紫砂黄金水道”。南岸蜀山南街“前店后坊”格局繁盛一时,顾景舟“提璧壶”等名作经此外运,民国时期年吞吐陶器超过 3000 件。蠡河通太湖,南抵杭州,东达无锡、苏州、上海,北可去京华,紫砂由此走向全国;再经海上商路,转运厦门、澳门,远销东南亚。

这意味着,紫砂从来不只是丁蜀的紫砂。它经由水系与更广阔的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网络相连,其传播本身就是大运河文化带历史脉络的一部分。

带学生沿蠡河行走,站在古南街的码头上,我们常常会意识到一种时间的叠合:脚下的河水,曾经载着顾景舟的壶驶向太湖;如今河边的研学工坊里,年轻的手正在做同一件事——把紫砂交到下一代人手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强调,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应当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对紫砂而言,“见人”是传承人与学习者,“见物”是壶与器,“见生活”则是手艺与当代日常的持续关联。我们把这条水路写进课程与研学,正是希望学生理解:紫砂的空间历史,与它的工艺历史同样重要。

结语

非遗紫砂的高校活态传承,最

终指向一个判断:一门以默会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手艺,在现代教育制度中并非不可传承,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转化机制。

这个机制至少包含三层:制度上,以工坊制衔接师徒制与课堂制,为默会知识的习得提供稳定的教学条件;内容上,把紫砂置于非遗保护、美育改革与区域文化战略的交汇语境中,赋予其当代意义;空间上,依托运河文化带的脉络,让紫砂从地域性手艺扩展为可流动、可体验、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对我们而言,这篇文章既是一次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确认:作为在宜兴高校从事陶瓷教育的工作者,我们相信,紫砂的传承之道存在于对“说不出来”的知识持续尊重之中——不是试图把它全部说清,而是为它找到可以继续生长的制度土壤。这是高校陶瓷教育面对非遗紫砂的真正课题,也是“活态传承”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

【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1.2024 年江苏省高校“高质量公共课教学改革研究”专项课题:紫砂陶非遗在高校美育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24GZJX184);2.202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非遗紫砂助推江苏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课题编号:24SYC-107)】

[第二作者沈文秀,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民盟宜兴工艺(均陶)支部主委。]